

MING SHI ZHIJIAN

SICHUANSHENG LINSHI CANYIHUI YANJIU

“名”“实”之间：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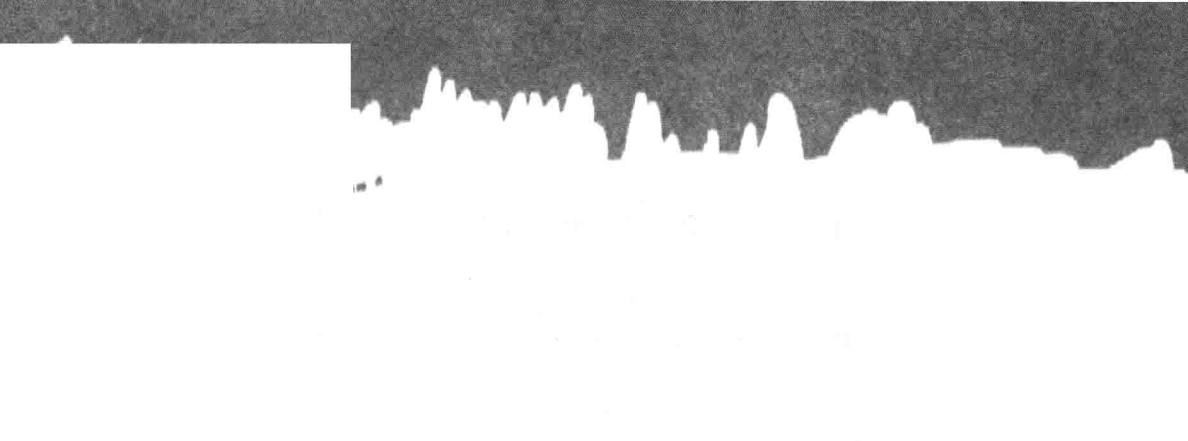
研 究

瞿 巍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



“名”“实”之间：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 ①研②究

瞿 巍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名”“实”之间：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研究 / 瞿巍
著.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643-1980-9

I. ①名… II. ①瞿… III. ①议会—研究—四川省—
1938~1945 IV. ①D69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0169 号

“名”“实”之间：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研究

瞿巍 著

责任编辑	杨岳峰
封面设计	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7.125
字 数	30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1980-9
定 价	42.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28-87600562

自序

翻开一页页脆薄而发黄的纸张，仿佛正在推开一扇沉沉的历史之门。透过窄窄的缝隙，我似乎看见他们在广袤田野上往来奔忙，听到议会论坛上畅言无忌为民请命的慷慨激昂。

1939年5月，《新民报》总经理邓季惺女士颠簸于起伏不平的成渝公路上。她要面见四川省政府领导，吁请在即将成立的四川省临时参议会中，至少保障有5%的女性参议员名额。

1939年寒冬，川东某县的一间简陋的小旅馆里，一灯如豆。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县政考察团成员、参议员陈瑞林正满怀忧虑地给临时参议会写信，汇报各地物价飞涨，苛捐繁扰，川民生计维艰。

1940年11月，成都文庙后街。经过一届三次大会热烈的讨论，参议员决议：由于省政府没有将年度施政计划和年度总预算提交大会讨论，临时参议会断然将省政府增税议案搁置。

1944年6月，二届三次大会。为降低全省田赋征实总额，参议员在会场内外展开了激烈讨论。八十余岁的参议员刘咸荣在众参议员面前朗声放言：千万亩民田均在参议员之方寸心田中。

直到完成博士论文很久，我还时常能够看到参议员们一张张熟悉而又模糊的面孔。他们在薄薄的时间雾霭的那一边向我微笑，然后静静地走入无声的暗夜。我和他们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似乎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得到。但是那层薄薄的雾霭总是遮挡在面前，使我仿佛永远也不能真正走到他们的身边。

当我决定去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就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苦差事。但是事后回想起来，当初我还是低估了困难的程度。

原定的两个选题，一个因为某种风险考虑，一个因为资料实在不足，最终都未能付诸实施，最后才转入对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的研究。坐在四川省档案馆，翻了数月的卷宗，心头却一片茫然。面前的材料卷帙浩繁，却总是找不到如何下手。后来听说，此前有人曾想做这个题目，也曾经认真地翻过档案，但是最终还是因为太困难而作罢。

一页一页、一卷一卷地慢慢翻下去，发黄的纸张后面，一个个熟悉或者

不熟悉的人纷纷地跃然于眼前，一次次议场的讨论声不断在耳边回荡。于是，终于安静地坐了下来，满头灰尘地轻轻翻开一页页脆黄的纸张。昔人的墨汁穿越历史，在我眼前散发出阵阵芬芳。灰头土脸地翻阅了年余的档案，面对着小山也似的一大堆复印材料，心中又起了一阵阵难以遏制的恐慌。议会制度研究，从清季咨议局、资政院，到民初议会、战时国民参政会，所在甚多，甚至战时省市临时参议会的研究也逐渐出现。六年多的存续期间，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活动频繁，议题众多，举凡省政一切事物，几乎无所不包。材料内容繁复丰富，看上去芜杂不堪，却又隐隐地有一根线头穿梭游动其间。如何才能抓住这根线头，尽力把握好这个繁难的题目？如何才能力争在前辈先贤的指引下有所创新？

这个念头常常让我中夜彷徨，或者半夜突然惊醒，点燃一支香烟，默默地在客厅里发呆。不夸张地说，好多次，就这样瞪着眼，看着东方慢慢变白，听见妻子一觉醒来，大喊儿子又尿湿了床。

首先，不预设结论。茅海建先生曾经说过：“近现代史……学科发展的轨迹是主题先行，很早就有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却在匆忙中搭建，根基并不是很深……因此，到了21世纪，我个人以为，在我们这一专业中，最重要的工作似为‘史实重建’。”^①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宪政民主的研究一直是一个受到较大关注的领域，其成果虽不能说是汗牛充栋，但也为数甚多。不过，有关战时各省市临时参议会的研究，却屈指可数。究其原因，可能既有这个时期的临时参议会成就不大，影响有限，更有研究者预为地步，认定临时参议会不过是一个摆设，或者就是一种欺骗。不可否认，在宪政民主制度的大的历史框架下进行考察，战时各省市临时参议会都有诸多的先天不足。这些也都在四川省临时参议会上有充分的体现。但是我们不能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硬性地对这个特殊时期的民意机构提出过多和过高的要求。战时的特殊性，以及国民党的革命程序论等，都是必须要充分考虑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说，避免结论或者某个概念先行，静下心来，拍掉档案封面上的灰尘，多花点工夫，认真读读史料，努力做点重建史实的笨功夫。这样或许能把选题做得更有意义些。

其次，无论是清季咨议局，或者是民初议会以及战时国民参政会，传统的议会研究，其方法似乎过多集中于议案解读和史实描述。历史的方法多，而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从政治学角度进行研究，似总有一层隔膜和不足。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引入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以西方现代议会的组织架

^①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构、权力构成和实现方式为参照坐标，考察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的组织架构和权力运行情况，特别是其权力的构成与实现诸问题，似乎一定程度算得上有所创新。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参照仅仅是一个分析方法，而不是企图拔离历史语境之外的价值批判。虽然要在客观上指出其缺陷，但更着力于理性真实地展示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的运行及特征。

经过了不知多少个难眠之夜，经历了难以计数的大大小的调整，拙文《“名”“实”之间：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研究》总算是完成了。扪心自问，虽不敢说多么的高明，但是，以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努力去接近那段并不遥远却蒙上了太多尘垢的历史，至少在治学的态度上，或许还是多少可以告慰于前辈先贤的。

蒙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不弃，将本书付梓印行，这是要特别感谢的。由于原文字数较多，特在正式出版之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斧削，因此一些地方看上去颇有仓促之嫌，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还要感谢各位同仁对我的大力帮助，感谢家人特别是妻子对我的默默奉献和执著的支持。本想将这本书献给她，但想起了钱钟书先生所谓献书与飞刀之类的话，心中不免有些犹豫。所以，没有赫然出现在醒目的扉页上，只是在这里悄悄地做个注，大抵可以回避先生所说的“精巧的不老实”^①吧。

此为序。

瞿 巍

2012年3月

^① 钱钟书：《围城·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沿革	5
第一节 第一届临时参议会	5
第二节 第二届临时参议会	23
第三节 临参会之结束	31
第四节 临参会之议员结构	34
第二章 临参会之选举、组织与议员	44
第一节 省临参会之选举	44
第二节 临参会之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49
第三节 临参会之议长与议员	62
第四节 临参会议事原则与议事制度	80
第三章 临参会的立法干预	94
第一节 田赋征实前的立法干预	94
第二节 田赋征实中的立法干预	103
第三节 立法干预的表现形式与局限	121
第四章 财政审议权之争取与实现	128
第一节 预、决算审议权之争取	129
第二节 预算之审议	136
第三节 决算之审议	149
第五章 临参会监督权之实施	154
第一节 政府报告之审议	154
第二节 质询权及其运用	175

第三节	调查权及其运用	183
第四节	接受民间请愿	190
第六章	临参会协助政府施政	198
第一节	首要目标——实现抗战胜利	198
第二节	次级目标——建设现代国家	208
第三节	官方之评价	220
第七章	府会关系与议案处置	224
第一节	府会关系之界定	224
第二节	府会冲突与解决方案	228
第三节	府会关系之协调合作	236
第四节	临参会议案的政府处置	240
结语		245
附录		253
参考文献		255
后记		264

绪 论

宪政民主制度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它一直流淌在国人不断的探索之中。

近代以来，宪政民主和议会制度在中国的探索历程虽然艰辛而漫长，充满各种挫折和苦难，但也始终在各种艰难之下不断地尝试和实践。从魏源、林则徐等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介绍，到王韬的“君民共主”，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再到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中国的宪政民主在思想层面上逐渐为国人所接纳。庚子乱后，清廷内外交困，决意筹备立宪，1909年，各省咨议局次第成立，1910年，资政院成立。议会制度开始走上历史的前台。辛亥鼎革，1913年，各地方议会和国会相继成立，作为立法和监督机构的议会在制度层面上走向初步完善。在民国元年（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临时约法》对参议院的权力规定中，议会最重要的权力立法权、财政权、监督权等都已经较为完备。其监督权中，甚至还包括了对总统和官员的弹劾权。^①而各地自行制定的地方参议会法中也基本囊括了这些主要权力。如四川省参议会制定的《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法》中，其第一部分《总纲》中就开宗明义地确立了省参议会的立法权。此外，该法还明确规定了四川省参议会拥有财政审议权和较为完备的监督权。从中央层级的参议院到各地方层级的参议会，议会的基本功能已经较为完备，权力也比较强大。至少从一般法律条文的文本规定来说，已经基本满足了分权制衡原则下对议会最基本的制度要求。中国的宪政民主实践初步走向制度层面上的完善。但是，此后的议会却并没能发挥制度设计者所期待的作用，其分权制衡功能根本无法实现。显然，良好的制度设计并不能保障宪政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真正实现。从这个角度上说，民元时期议会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有其“名”而无其“实”。

宪政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曲折多难，许多学者因而称其在中国“水土不服”。揆以这个词的本源意义，这种说法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是，假如以“水土不服”而否认宪政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移植，甚而以某种“特殊的国情”否

^① 张耀曾、岑德彰主编：《中华民国宪法史料》，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定中国实施宪政民主的历史必要性，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的确，如果具体到民主宪政的民初实验，其结果固然很不理想。但是，英国的宪政民主制度的探索也并不比我们更加顺利。查理一世之于议会，也并不比袁世凯更加温和。其实，现实地看，宪政民主制度在中国的探索和尝试虽历经挫折，但却从来没有中断，而只是在各种不同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形式在推演和承续。无论是1909年的清季咨议局，1910年的资政院，或是民初制度较为完备的各地方议会和国会，以及战时国家层面的国民参政会、各省市临时参议会和战后的正式参议会与国民代表大会，无一不是宪政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特殊探索形式。因此，对于宪政民主和议会制度在中国的各种尝试，似乎应该更多考虑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更多考察其特殊的组织形态、运行情况和演进轨迹，而不应以某个概念简单地一以概之。

按照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中国革命程序论，1927年定都南京后，国民党颁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筹备召开国民大会。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组织国民参政会，并在各地成立省市临时参议会。这是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在战争这一特殊时期的探索和尝试。但是，为了保障战时集权统治，国民党并没有按照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真正推行较大范围内的民主和放权。因此，在对国民参政会和地方临时参议会的制度设计上，国民党大大压缩这些机构的权力，将它们严格限定在咨议机构的范围之内。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权力范围非常狭小和有限，仅仅拥有审议、建议和询问等不完整的监督权，没有议会最重要的立法权和财政审议权。与国民参政会一样，《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也仅仅赋予各省临时参议会审议、建议和询问等不完整的监督权，同样没有立法权和财政审议权。无论是国家层级的国民参政会还是地方层级的省临时参议会，与民元时期的国会和地方议会相比，议会权力受到严重局限，其功能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是一个具有分权制衡能力的民意机构，而仅仅是一个咨议机构。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以下简称临参会）于1938年7月1日在成都成立。前后共分两届，历时共计6年。与其他省临参会一样，由于省临参会最高大法《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的限制性规定，四川省临参会也必然以协助政府的咨议机构为自己的基本功能定位。这不仅是国家对各省市临参会这种战时特殊的民意机构的最大期待，也是临参会对自身的必然要求。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四川省临参会与国民政府的其他民意机构一样，其对代表身份的限制使它不能完全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是，四川省临参会在权力实际运行中，不仅较好地实现了条例所要求的咨议功能，而且

远远超出《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的限定，在立法干预、财政预决算审议、民意表达、政府行为监督等方面扩张了权力和功能，强化了临参会作为民意机构的性质，在省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和更为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曾经在四川省正式参议会的开幕式上表示：“在临时参议会时期，有一种很大的贡献，不只是把组织条例所规定的通通做到，而且超过条文所规定的意义之外。”^①由于这些权力并非法律所赋予，因此与民元时期议会相反，四川省临参会很大程度上是有其“实”而无其“名”。四川省临参会在权力和功能上的扩张不仅构成它不同于其他省临参会的最大特征，也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景观，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宪政民主的制度探索，成为中国宪政民主和议会制度实践中一个独特的样本。不过，必须强调的是：四川省临参会表现出来的这种让人有些始料不及的特征，是与诸多的特定因素相关联的，包括当时的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四川在抗战中独特的地位、四川省政府和临参会议员个人的执政、从政意识、民众的期望和压力，等等。其中许多因素，是四川之外的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

基于此，本书以四川省临参会为研究对象，力图探讨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在战争这一特殊时期中的发展和运行。在大量占有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努力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排除各种偏见，不预设任何结论，探索融汇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参照世界现代议会一些基本制度体系、组织构架方式和运行原则等，在中国宪政民主探索的大背景下，探讨和研究四川省临参会的组织形式和权力实现情况，尤其注重探讨其权力的构成与缺失、权力的扩张与实现等问题，以构建对四川省临参会的特征研究。

在有关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的研究行将结束之时，重申和强调这样一种看法是很有必要的：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是西方文化传统内生的一种自然演绎和没有预期到的结果。它包含人类对最基本个体权利的保障和个体与群体、国家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理解和处置方式以及制度安排。它从来不是被用来解决诸如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具体问题的。但是，正如王文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习惯于工具理性思维的中国人总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考量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这种思维习惯使得中国的宪政民主探索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宪政民主在基本精神层面上出现背离。从西方宪政民主进入国人视野的那一刻起，在国家富强和西方宪政民主中那种实用的联系，已经成为近现代中国宪

^① 《开幕典礼省党部黄主任委员季陆致词》，载《四川省参议会第一次大会记录》，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 49，案卷号 1564，第 192 页。

政民主探索中的基本精神特质。“宪政移入中国也就必然地从‘道’变为‘器’，从‘体’变为‘用’，由一个母胎文化中的形上问题变成了中国的形下的功利问题。‘富强为体，宪政为用’成为中国有关宪政问题的思考、探求的最为执拗的一种文化性格。”^①

这种文化性格，也同样“执拗”地体现在包括四川省临参会在内的各省市临参会那里。

^① 王文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第一章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沿革

1938年7月26日，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表明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国民党在固守一党专制的法统时，也注意向国内各个阶层开放一些民主参政渠道，以发动各种民间力量参与社会政治，提高整合抗战力量的能力。国民参政会的成立，为地方政治整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1938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了《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促成省、市临时参议会，以集中全国力量”^①。此后，国民政府即通令各地分批召集省市临时参议会。

第一节 第一届临时参议会

四川省临参会于1939年7月1日召开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其后每6个月召开大会一次。^②共计召开大会10次，临时大会1次，于1945年6月底结束，历时共计6年。四川省临参会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非常明显的阶段。总体上说，以张群入主川政为标志，临参会在府会合作、对省政的干预程度、决议案受到重视的程度和执行的力度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一届大会闭幕式上，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曾经非常直白地描述过这种变化：“在初次成立的时候，大家不过以为这是一个战时的一种点缀机关而已，用不着如何去重视的。”但是，在张群入川之后，“参议会不但是一个议事机关”，而且是“一个有执行□用的机关”^③。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57页。

② 《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省临参会每6个月召开大会一次，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四川省临参会召开大会的时间并未完全依照这个规定。

③ 《闭幕典礼黄主任委员季陆致词》，载《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六次大会记录》，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49，案卷号49，第56页。“□”表示缺字，全书以下不再赘述。

一、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的筹备与成立

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四川省是首批成立临参会的省份。按照《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以下简称《组织条例》）附表所列各省参议员名额规定，四川省临参会原定参议员 50 名。但是，四川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名额太少。因为四川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所属市县多于其他各省。同时，四川“且为民族复兴根据地陪都所在，所负使命至艰且大，非增加参议员名额，实不足以广罗各方俊彦，而宏集思广益之效”。于是，“经各民众团体之要求及舆论一致之赞助”，由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和省主席王瓚绪共同向中央提请，要求将四川省参议员名额增加 20 名，共为 70 名。后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批准，同意四川“增加参议员名额为七十名，候补参议员名额为三十五名”^①。

总数确定后，1939 年 3 月初，省党部致电各县，要求县政府征询地方党部、社会团体意见，推举两名候选人于省政府。按照这个要求，各县市纷纷开始征询意见，推举候选人。3 月 18 日，即有报道称绵竹县候选人已经选出。^②3 月 19 日报道称，18 县市已经陆续呈报候选人。^③3 月 20 日，报称又有 19 县市呈报候选人，并有省妇女联席会议推举出 19 名候选人。^④最终，地方推举尹昌龄等 270 人为候选人。^⑤省党部与省政府联名推出文化、经济团体候选人张颐等 56 人为候选人。1939 年 4 月，初选名单确定，送呈行政院。5 月 1 日和 5 月 5 日，行政院先后公布了四川省临参会议长、副议长、参议员及候补参议员名单，并电告四川省政府（以下简称省府）。^⑥李伯申被指定为议长，向传义为副议长，参议员有尹昌龄等 70 名，候补参议员为税西恒等

① 《本会成立经过》，载《二届一次会：本会第一届工作报告卷》，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 49，案卷号 1938，第 2 页。

② 《绵竹县参议员选出》，载《新新新闻》1939 年 3 月 18 日，第 5 版。

③ 《省临时参议会十八县续报候选人》，载《新新新闻》1939 年 3 月 19 日，第 9 版。

④ 《省临时参议会十九县续报候选人 省妇女联席会推出 19 人》，载《新新新闻》1939 年 3 月 19 日，第 9 版。

⑤ 参见罗文谟主编：《四川临时参议会第一届实录》，1943 年版，第 3 页（该资料无出版者）。但是各县选出之候选人总数在其他资料中不同。根据《本会成立经过》，载《二届一次会：本会第一届工作报告卷》（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 49，案卷号 1938，第 2 页）的资料显示，第一届临参会各县选出候选参议员总数为 135 人。

⑥ 《四川省政府公函》，载《参议员录、秘书处职员录、参议员辞职任用及人事调查》，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 49，案卷号 124，第 50 页。

35名。同时，国民政府简派罗文谟为四川省临参会秘书长。罗文谟上任后，即与省府洽商临参会办公地点，由省府“指拨成都文庙后街省立成都女子师范学校为大会会址”^①。3月22日，省政府转来国民政府给临参会的委任状、议事规程和关防等。临参会秘书处即日起开始办公，筹备工作正式铺开。不久，李伯申、罗文谟赴渝，将筹备情况面呈中枢。5月，省府接到行政院电，“令召集省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经省府会议决议，定于7月1日召开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临参会秘书处接到通知，“遂会同民政厅筹备召集大会事宜，如期开会”，并向当选参议员发出会议通知。接到大会通知，各参议员即前往成都报到。大会召开之时，报到参议员已达66人，出席率达94%。符合法定的参议员二分之一参会方能举行大会的要求。由于临参会没有适当的会议地点，只好暂借省党部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1939年7月1日上午8点，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大会正式召开。临参会资料记载，参加大会的社会各界人士有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省府主席王瓚绪、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成都行辕参谋长刘倚仁、中央委员程天放、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以及各省府委员、省府各厅（处）长、各机关法团代表、各报社通讯社记者约千余人。大家“济济一堂，于庄严肃穆中举行开会仪式”^②。四川省临时参议会遂告成立。不知是巧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四川省临参会成立的日子，恰好是27年前民国元年（1912年）四川省临时省参议会成立的同一天。而临时参议会召开成立大会的纯化街国民党省党部大礼堂，正是前清咨议局、民初四川议会所在地。用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的话说：“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四川民主政治的摇篮。”^③

按照《组织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大会会期应为两周。但是由于部分省府厅、处长赴渝受训，以及报告和讨论的议案较多，因此会期不得不超出原定期限。由省府主席王瓚绪呈请中央，经核准延长会期一周，一届一次大会于7月21日方告闭幕，会期共计21天。大会共举行预备会议1次，全体会议18次，各审查委员会会议25次。大会共收到各类提案168件，其中省府提交议案10件。政府各部门前往大会报告共计13次。成立大会上，议长李伯申带领全体莅会者为抗战阵亡将士默哀，以表哀思。并由议长李伯申提

① 《本会成立经过》，载《二届一次会：本会第一届工作报告卷》，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49，案卷号1938，第2页。

② 《本会筹备及开会经过》，载《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记录》，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49，案卷号44，第1页。

③ 《开幕式省党部黄主任委员季陆演词》，载《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记录》，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49，案卷号44，第183页。

议，经大会一致同意，向国府主席林森发出致敬电、向军委会主席蒋介石及全体前方将士发出慰问电。第三次全体会议，适值“七七事变”两周年纪念日，大会于是日休会1日。全体议员赴少城公园参加纪念大会，公祭已故之谢持委员、刘湘上将及滕县殉难之王铭章上将。是日，由参议员范寓梅提议献金并获大会通过，全体议员各自签名认定献金数目。参议员议政热情极高，大会期间，蓉城空袭之声不绝于耳，且正值炎夏，但各参议员毫不在意，人人集中精力开会议事。对此，档案资料记载称：“各参议员无不殚精竭虑，集中意志，详加研讨。虽在盛夏炎威之下，每次大会会审查会，有延长时间达五六小时之久，各参议员毫无倦容。此种诚挚热烈之精神，诚足以代表民意，发扬民族抗建精神。”^①

大会记录显示：本次大会审议内容涉及省政各个方面，“如关于保安问题之改善，行政机构之调整，兵役禁烟等问题之励进，骈枝机关之裁并，苛杂之废除，财政之整理，生产建设事业之励进，交通之整理，文化教育之促进等重要问题”，且各方内容“均有重要之提议”^②。政府方面，则有省府主席王瓚绪报告施政概况，民、财、教、建、保安等厅、处长之施政报告及防空司令部、军管区司令部、国民军训练处等机关之报告。参议员于报告之中提出书面或口头询问案，各机关亦分别以口头或书面答复。7月22日，大会完成所有议程，举行闭幕式。由议长李伯申作闭幕词，秘书长罗文谟宣读大会宣言。并由省府主席王瓚绪、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致词，参议员刘咸荣致答词。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遂告正式闭幕。

大会闭幕前，应举行驻会委员会委员选举。但选举多少名驻委会委员成为大会需要立即解决的一个问题。根据《组织条例》规定，驻委会委员应视各地临参会参议员人数多少，由5~9人组成。由于四川省临参会参议员总数较规定多出20人，因此一届一次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参议员陈紫舆就提出动议，请求中央同意增加两名驻会委员。大会决议通过了这个提案。^③7月12日，临参会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表示：既然驻委会委员是按照参议员人数多少决定，那么四川省临参会的驻委会委员“自亦应依照法意比例增额。兹拟定九人，按之实际，殊□□应事机□需”^④，要求将驻委会委员增加到11人。

①② 《本会筹备及开会经过》，载《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记录》，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49，案卷号44，第1-2、1-2页。

③ 《第五次会议》，载《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记录》，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49，案卷号44，第20页。

④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公函》，载《本会驻委会文件》，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49，案卷号1546，第1页。

因名额增加问题已超出规定，行政院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于是转呈国防最高委员会批示。但由于一届一次大会闭幕在即，无法等待。临参会只好权变，致函省府表示：“兹者未及奉到指令，遽因闭会期届，不得不进行选举。”^①7月21日下午5点，一届一次大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驻会委员选举，先行选举出11位驻会委员。出席大会的参议员共有55人，经投票选举，王子骞等11人当选为驻会委员，曾宝森等5人为候补委员。^②由于临参会对擅自增加名额的做法能否得到最高当局的批准并无把握，因此选举结束后，临参会立即致函省府，对选举11名驻委会委员一事进行了解释，并预留退路称：如果国防最高委员会没能最后批准省临参会的请求，则准备“以正额当选之后二名，退为候补第一第二人，以符法令”^③。

行政院将临参会的请求转呈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后，经国防最高委员会第十一次常务会议决议，“暂准备案”^④，大体认可了临参会的请求。不过，在得到省府转来的这个批复之前，新当选的11名驻委会委员实际上已经开始工作。7月25日上午9点，即大会闭幕式后第3天，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就召集尚未得到国防最高委员会确认的这11名驻会委员，在文庙后街召开了省临参会成立之后的第一次驻会委员会议。

在临参会成立大会尚未召开之前，参议员就已经发生了变动。董家骥当选参议员之后不久，即被省府发表为犍为县县长。得此任命后，董家骥庚即于6月26日致函临参会称：“现因出主县政，对于参议员一职不能兼任，特此辞职。”^⑤这是临参会出现的第一例参议员辞职。6月28日，临参会请省府“转报行政院鉴核，准以候补参议员递补”^⑥。7月，行政院致电省府：“该省参议员董家骥辞职，依法应以候补参议员税西恒递补。”^⑦8月8日，省府再转行政院函致临参会表示：该参议员之辞职已获批准，并“检同参议员税西

①③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公函》，载《本会驻委会文件》，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49，案卷号1546，第7、7页。

② 《驻会委员名单》，载《本会驻委会文件》，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49，案卷号1546，第8页。

④ 《四川省政府公函》，载《经费预算、职员请增津贴、员工工饷、食米名册等卷》，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49，案卷号154，第40页。

⑤ 《便函》，载《参议员录、秘书处职员录、参议员辞职任用及人事调查》，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49，案卷号124，第74页。

⑥ 《公函》，载《参议员录、秘书处职员录、参议员辞职任用及人事调查》，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49，案卷号124，第72页。

⑦ 《四川省民政厅公函》，载《参议员录、秘书处职员录、参议员辞职任用及人事调查》，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民49，案卷号124，第76页。